

饕餮叢書

石油大學(北京)

男爵之死

NANJUE ZHISI

[美] P·D詹姆斯著

朱慰萱 編

男爵之死

[美] P·D·詹姆斯 著

朱 慰 萱 编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许佩云 杨 亮
封面设计 鲁继德

男爵之死

【美】 P.D.詹姆斯
朱慰萱 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金坛教学印刷厂印刷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字数：100000
印数：1—5000

ISBN 7-5426-0466-X/I·84

定价：1.95元

内 容 提 要

保罗·贝尔男爵的尸体在教堂的小法衣室被发现，他正当盛年，又是英国的议员和部长，官运亨通，为什么会突然品尝死亡的滋味？随着侦破工作的进展，在男爵康登岗广场的巨劫中，美貌的男爵夫人，令人捉摸不透的妻弟，能干的女管家，男爵夫人的情夫纷纷出场，揭示出了这个贵族之家的一件件丑闻……

I 死亡现场

尸体是在9月18日，星期三早晨8点45分，由65岁的老处女威尔小姐和10岁的男孩特伦·韦伯发现的。威尔小姐属于伦敦巴丁顿的圣马太教区，而特伦·韦伯自己也不知道该属何地。这对不相配的老小在8点30分离开乌鸦园的公寓，走向半英里处联合运河边的圣马太教堂。威尔小姐每星期三和星期五总要到教堂去，每次总是先把圣母像前瓶中的枯花摘掉，把烛台上的蜡泪刮去，再掸干净女士小教堂中的椅子，然后等待伯特神父的到来。

7个月前她是在例行日课时遇到特伦·韦伯的。当时他正在曳船道上玩耍，忙着把罐头踢进运河，她站住，对他道了声早。居然有大人不骂他、教训他，反而向他道早安，这让他感到很意外。他最初脸上毫无表情，只是慢慢跟上去走在她后面，随后像丧家小狗般地在她身边奔跑，最后则快步跟在她身后。到了圣马太教堂后，他们便理所当然地一同进去了。

第二星期、第三星期她又在曳船道上遇见他。第三次见面后他便不请自入地随她回家，分吃她的番茄汤罐头和小鱼，吃饭便像一种宗教仪式，在两人之间培养出一种奇特、无言、互相依存的关系。她渐渐也以感激与焦渴的心情盼望他来。每次去圣马太教堂，当会友们进来后，他就会神秘地离去。礼拜过后，她会看见他在曳船道上闲逛，他若无其事地跟在她旁边。威尔小姐从来不对伯特神父或其他教会的人提

起他的名字，而他也从不在游伴中谈起她。对于他的生平和父母、出生，她一无所知。

8点45分时他们走近教堂，通过横越运河的地下隧道。特伦很喜欢走这条路，他大喊一声冲进隧道，然后用手擦着墙壁，像只章鱼一样，听着洞中的回声。她跟着这个跳跳蹦蹦的孩子快走到中央时，突然有点害怕起潮湿霉味的黑暗来；运河的水冲击着石壁，慢慢地从顶上滴下。她加快脚步，几分钟后，那一端显出半月形的亮光慢慢加宽，迎接他们进入白昼。

星期三是换花的日子，早上她带了一小束包着卫生纸的粉红玫瑰，以及一些小小的白菊花。每逢他们去教堂的早晨，特伦常带花来送她。他说这些花来自布列斯东区法兰大叔的花摊。真的吗？还有，上星期五他送来熏鲑鱼，刚好赶上晚餐。他对她说是吉朋路开咖啡馆的乔大叔给的。防油纸中包的鱼肉新鲜美味，放在白盘子上就像她常在高级餐厅橱窗里看到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样品。他坐在她对面望着她吃，她要他分享时，他只是以专注、满意、又几乎愤怒的眼光瞪着她，使她想起一个母亲望着生病的孩子尝试吃第一口食物时的神情。她吃完后仍觉齿颊留香，也就不好意思再盘问他。他的礼物来得越来越频繁。如果他下次再送来，她便得和他好好谈谈了。

忽然他大叫一声，向前急奔，跳向一棵垂下的树枝，他又转身跃回，细腿交叉，似乎那双腿载不动脚下的粗跟运动鞋。他跳进灌木丛中躲起来，又跳出来扑向她，或是把沟中一些破铜烂铁用力踢下河去。当他跳出来时，她露出害怕的神情，当他吊在树枝上摇晃时，她关切地叫他小心些。总之，他的活泼令她喜悦，而他的闷闷不乐，又使她担心。他像猴

子般扭转身，露出牛仔裤与上衣间的肋骨；她心中忽然涌出一种痛楚的爱怜感，伴着痛楚的是关切。他来到她身边时，她说：

“特伦，你在圣马太教堂帮我，你母亲不会在意吗？”

“哦，没问题。我告诉过你。”

“你常来我公寓。我很高兴，可是她不会有意见吗？”

“哦，我告诉过你，没事。”

“我去看看她，让她知道你和我在一起，不是更好吗？”

“她知道。再说她也不在家，她去隆福看舅舅了。”
又是个舅舅。她该怎么去查？她有了新的疑虑。

“那么谁照顾你，特伦？家里还有谁？”

“没人。她回来之前我和邻居睡在一起。我很好。”

“今天没上学？”

“我告诉过你，我不用上学。今天放假，放假，知道吗？”

他声音高得像嘶叫。她不说了。他又安静地走在她旁边。

“诺丁岗那边的安吉卖双份面包只要48便士。如果你要，我去拿4条来。”

她想，他一定常去超级市场，替他母亲买东西，也许是下课回家顺道去玩。他很聪明，知道价钱，常把廉价和打折扣的东西告诉她，她说：

“我想自己去，特伦，价钱很便宜。”

他们已快走到尽头，目标在望：龙亚瑟漂亮的罗马时代的长方会堂后的绿色圆顶钟楼。他们穿过运河护栏的旋转门，走上通南门凉台的碎石径。威尔小姐到门口时，看了一

眼路边的小花园，那是会友中的园丁在这贫瘠土地上努力的结果。

“哦，特伦，看，多美！第一朵大理花。我以为不会开花。不，别摘，长在这里很好看。”他已经弯腰伸出手去，听了她的话，立刻站起来把脏手塞进口袋。

“不献给圣母？”

“有你大叔的玫瑰就行了。”如果真是他大叔送的！她想，我总要问个明白，我不能用偷来的花献给圣母。如果不是偷的，我指控他，会毁灭我们之间的所有关系，他还会生出偷窃的念头。还得再想想，现在先别多问。

她在提包里找到开门的钥匙，想插进锁孔，可是插不进去。她惊讶但并不担心，她试着转动门柄，厚重的铁门居然应声而开。它已经打开，门那面有把钥匙。通道显得黝黑、宁静，左边小法衣室的橡木门紧紧闭着。一定是伯特神父已经来了。他为什么不把通道里的电灯打开？她戴手套的手开了灯，特伦溜了进去到了与本堂隔离的铁栅前面。他每次都先点蜡烛，他的小手从铁栅中穿过，伸向烛台和钱盒。她在路上已像平常一样给了他一个10便士的硬币，这时她听到他将硬币投入钱盒的声音，她望着他，他正把蜡烛插上烛台并点亮它。

她在这当儿第一次感到有点紧张。她潜意识中有种预兆，紧张与不安转为恐惧。有种奇怪而又熟悉的气味；有人来过的预兆；门未上锁；通道没有开灯。她忽然知道出了大事。她本能地大叫一声：

“特伦！”

他转身望着她，立刻跑回她身边。

她先是轻轻地，然后又是重重地把法衣室的门打开。灯

亮得使人眩晕。天花板上变形的长日光灯已经开亮，并且通向通道。这时她看见了一桩恐怖的事：

她立刻知道是两个人，而且已经死亡。房间内一片凌乱，他们的咽喉被割，像被屠杀的动物一样躺在血泊中。她忙把特伦拉到身后，但是已经太晚，他也看见了。他没有嘶叫，只是低哼一声，像愤怒的小狗一般浑身颤抖着。她把他推回通道并把门关上，她紧靠在门上觉得寒冷刺骨，心跳不已。起初只是微弱的气味，现在变成了强烈的死亡气息，充塞着通道。

她紧贴着门板，感激那坚实橡木的支撑。可是她的力量与紧闭的眼睛都无法抵挡恐怖。她心中的景象比方才见到的更加清晰光亮：一具尸体自门右边的矮床上滑下，躺在地面上张口瞪着她，头部与身体被断裂开。她又看见从血渍中突出的血管。另一个像破布娃娃一样支靠在远端墙上，头向前垂，胸口一片血渍，左眼以可怕的神情瞥望着她。到处都是血水。她自己也仿佛置身于血海。血液充塞耳膜，血液冲上咽喉，眼前一片血液，在她心目中死亡像是溶化了又成形，成形了又溶化的血水漩涡。然后她听见特伦的声音，他在不断地拉她的衣袖。

“我们快离开这里。走，我们什么都没看见，我们不在这里。”

他的声音充满恐惧。他抓着她的手臂，虽然他很瘦小，可是抓她的力道却有如牙齿啃咬。她轻轻挣开。她说话时，自己也奇怪何以如此镇定。

“胡说，特伦。他们不会怀疑我们。跑走……哦，反而让人疑心。”

她拉着他沿过道走去。

“我留下，你去找人来。我们把门锁上，不让人进去。你去找伯特神父。你知道主教屋吗？在哈洛路角的公寓里。他会知道怎样报警。”

“可是你一个人在这里？如果他还在呢？他在教堂里等着？我们应该在一起。对吗？”

孩子有力的话使她惶惑。

“特伦，这样走不好，不能两个人一齐走，不能，我留下。”

“你疯了，你也没办法。他们已经死了，硬了，你看见的。”

他迅速做了个刀割咽喉的手势，眼睛往上翻了翻。他的声音十分逼真，仿佛血就要从咽喉中冒出。她大叫：

“别这样，特伦，不要！”

他立刻安静下来，去拉她的手。“和我一起去找伯特神父。”她低头望着他。

“好吧，特伦。”

他态度又自若起来，昂首阔步地走着。“是的，我正是这么想的。和我一起走。”他显得很兴奋。她从他升高的音调与明亮的眼神中看出来。他已不复震惊，也没有什么不安。她居然笨得想在恐怖时刻保护他。她想，他是否能清楚的区别暴力情景与现实呢？让人安慰的是这也许是由于他的天真，所以他才没有区别的能力。他用瘦小的手臂拥着她，扶她到门口。她倚着他，感觉到她手臂下他的骨骼有多么的突出。

他是多么和顺，可爱，这亲爱的孩子。她应该与他谈谈鲑鱼和花的事，但现在不是时候。

他们走到户外。空气冷冽而清新。她觉得它和海风一样

甜美。当他们合力关上铸铁的大门时，她发现她无法把钥匙插进锁孔。她的手指在不停地颤动。他拿起钥匙伸臂把它插进去。然后她像个傀儡似地两腿发软倒在台阶上。他低头看着她。

“你没事吧？”

“恐怕我走不动了，特伦。不过，别担心，马上就会好的。看来我只好留在这里了，你快去找伯特神父。”

他还在迟疑，她说：

“凶手不可能还在里面，我们来的时候门没上锁。他肯定已经走了——他不可能在里面等人抓他，是不是？”

多奇怪，她想，想起来头头是道，可身体却不听使唤。

对。他不可能持刀躲在教堂里。除非他们是刚死，但是血已不像新的……她忽然反胃欲呕。哦，上帝保佑。

“快去，”她说，“我就会好的！快点去！”

他快步走了。她还躺在地上，努力想抑住胃中的翻搅。她想祷告，但是却呐呐地说不出声。忽然，新的恐怖又自心头升起。她的钥匙呢？她看看手上握的这一把。这把大的木牌上一边有焦痕，是因为一次神父把它拿得太靠近煤气火焰的缘故，这把是他的备用钥匙，他以前把它放在主教屋里。一定是他们在锁孔上发现的，她把它交给特伦锁门。她自己那一把呢？她拚命在提包里寻找，好像那是重要的证据，丢掉了会引起众人责难、警察怀疑似的。她的手指终于在提包里感觉到了它，心中这才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她一定是当时顺手把它放进提包，但是怎么会想不起来！从她开门到小法衣室之间的事，似乎在心中变成了一片空白。

她觉察到身边有暗影移来。她抬头看见伯特神父。她满心宽释地说，

“你报警了，神父？”

“还没有。我想最好亲自来看一下。怕孩子玩花样。”

于是他们从她身边走过，进入教堂的房间。她蜷伏在角落里十分难受。她想大喊：“这下你看见了！”她本来以为他一来一切都迎刃而解。就算不尽然，可总要好些。至少他可以出些好主意，可是见到他并没使她觉得好过些。她仰望着他的脸，严寒使它显得更难看：肮脏的短发，嘴角的硬须，惺忪的睡眠。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但没给她带来力量，反而让她觉着更加难受。

可怜的伯特神父，她想，愤怒又转为同情。他和我一样没办法。她发现特伦在一边哆嗦。该有人送他回家。哦，上帝！这件事对他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伯特神父还站在他身边，没戴手套的手拉扯着钥匙。她轻声地说：

“神父，我们该报警。”

“报警。哦，是的，是该报警。我到主教屋去打电话。”

他还在迟疑。她冲动地问：

“你认识他们吗，神父？”

“哦，是的，流浪汉哈利·麦格纳。可怜的哈利，他有时睡在门口。”

他无需说这些，她知道哈利常在走廊里过夜。她有时也会去清理他留下的纸袋、碎面包、空瓶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有一个，神父，你认识吗？”

他低头望着她，她看出他的困惑、恐惧和对事态复杂的惊讶。他环顾左右，缓缓地说：

“另一个是保罗·贝尔，保罗·贝尔爵士。他是——是——政府官员。”

亚当·戴立克探长离开局长室后，就回到办公室打电话给约翰·麦克斯。铃声一响，麦克斯那有力而急躁的声音便出现了。戴立克说：

内政部和局长谈了，我们接这案子，约翰。专案小组将在星期一正式成立，我们要提早5天行动，保罗·贝尔名义上还是哈特郡东北区的议员。星期六，他向财政部长申请当直属官^[1]，但是没人知道那是写申请书还是批准的日子，这只是官样文章。我们接这桩案子。”

但是麦克斯对国会议员的辞职过程并不感兴趣。他说：

“探长，局里确定是保罗·贝尔爵士吗？”

“是的，是保罗·贝尔。别忘了还有流浪汉。他在圣马太法衣室过夜不是第一次了。”

“奇怪的过夜地方。”

“死得更奇怪。你和米瑞安巡官谈过了吗？”

他们在一起工作时，大家都叫她凯蒂，可是现在戴立克给她加上了职称，麦克斯说：

“她今天休假，组长。我没办法去找她。我叫罗宾士准备了她的装备，她会去现场和我们见面的。我已经通知其他队员了”。

“好，约翰，去开车吧。我在外面和你见面，4分钟之后。”

戴立克挂了电话。他想如果凯蒂·米瑞安不在公寓里，麦克斯找不到她可能会不高兴。他喜欢米瑞安的聪明、勇敢、

^[1]英国议员要辞职的话，必须先申请直接属于女皇的官职。

保密性强和常识丰富。他知道麦克斯在未升警官之前便和凯蒂同事,据说两人之间曾有过风暴迭起。麦克斯以急躁出名,不过自此之后他对自己的脾气和偏见倒有所克制。在一个阳刚的队伍中能有清新阴柔的影响,有时能起到健康的作用。至少戴立克这样想。

他对麦克斯说4分钟,所以他很快地收拾桌子,检查他的公事包。他曾经查过许多尸体,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有年老、年少、可怜、恐怖的。但是这具尸体不同,在他的生涯中这是第一次,死者是他认识的,并且他还对死者有好感。他告诉自己不要因此而影响了调查,但是他明白其中还是会有差别的。

他刚走出旋转门,麦克斯便驾驶吉普车停在门口。戴立克上了车,问道:

“指纹与摄影,在进行吗?”

“是的,探长。”

“实验室呢?”

“派了一位高级生物学家,他在那边与我们会面。”

“你去找康博士了?”

“只有管家在,探长。他去新英伦探望女儿。每年秋天他都去。他搭英航214班机于7点25分抵达机场。飞机已经降落了,现在他可能已在途中。”

“继续和他家联络。”

“葛医生在这儿,探长。”

“我要康博士。”

麦克斯说:“这案子要最好的人。”

他语气中带着的嘲讽口吻,使戴立克觉得不快。上帝,我还没见到尸体,为什么变得这么敏感?他一声不响地绑好

安全带，吉普车滑上大道，两周前他还走这条路去看过保罗·贝尔爵士。

他坐在车内心事重重，麦克斯握着方向盘，几乎无声地不断地换档。红绿灯在变换，他开始回忆起上次与死者的会面，如果能有根据的推测，可能会有重要线索出现。

三

那是9月5日，星期四，戴立克应召去爵士的私人办公室。爵士交给他一纸便笺。

戴立克谈到：

“哈特郡东北区议员表面上有法西斯倾向、但当涉及到女性权利时便极为进步。女性必须小心，与此尊贵男爵亲近将导致巨祸。他妻子在他驾车时因车祸身亡，他母亲的护士莉沙·罗住在他家，因堕胎死亡，尸体是他发现的。他的女仆姐娜·微斯菲特在他妻子于泰晤士河畔举行的生日宴会中溺毙，而他本应出席此宴会。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恶运，第三次是轻心。”

戴立克谈完后说：

“这是用电动打字机打的，纸头是到处买得到的纸张，你想可能是什么人寄的？”

“不知道，人们已习惯了被侮辱和接受黄色信件。”

“但这是近于指控谋杀，如果查出写信的人，我想你的律师可以采取行动。”

“是的，我想是的。”

“这是影印的，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接到？”

“他寄给报社，至少给了主祷评论报，今日版在这

里，我刚刚看过。”

爵士拉开抽屉，拿出报纸交给戴立克，报上有着类似的内容。

爵士显然还想和戴立克说些什么，但是被来找爵士的人打断了。

现在贝尔爵士已死于非命，他想说的秘密再也无法倾吐了。

四

快到教堂时，戴立克才从回忆中清醒过来。

他们走进小法衣室，日光灯照得这里如同白昼，仰卧的保罗·贝尔的喉咙被割开了，血已凝结。流浪汉像脱线的木偶，支在墙边。戴立克几乎看也不看保罗·贝尔，就径直走到哈利·麦格纳旁边，他问道：

“威尔小姐发现尸体时灯开着吗？”

“她说走道里没开，这里却亮着。那个男孩也证实了这点。”

哈利·麦格纳双腿前伸，羊毛帽遮住右眼。咽喉上的一刀由左向右，深入肩骨。尸体已经僵硬。他穿着格子呢旧裤，用布条子扎住脚踝。上身穿着套头毛衣，油污的格子夹克未扣扣子，左片掀开。戴立克轻轻用手拉起边沿，下面地毯上有两公分长的血渍，右边比左边更深。他贴近些，似乎看见夹克衣袋上也有相同的血痕，但因衣服太脏，无法确定。地毯上的血表明哈利倒地之前，一定有一两滴血或是刀上滴下的血落地，或是尸体被拉到墙边时沾上的血。谁的血呢？

他又走到床边检查保罗·贝尔的尸体。他的头朝向门口，和床铺呈45度角，脚抵着床尾。左手伸开，右手靠着身体。床上铺着方毛毯，似乎是在保罗·贝尔倒下时拉着它离开床，还有部分隆起在他右边，上面有把沾着血的粗剃刀，离他的手约有几英寸。戴立克注意到许多细节：左边脚跟与脚掌间有块像泥饼般的薄块；血渍在开司米毛衣上凝结的形状；半开的口咧成半嘲半喜的微笑；右手掌中全是血渍。他觉得其中大有蹊跷。保罗·贝尔不可能用右手执刀又在倒下时同时拉起毛毯，如果是剃刀先掉下，为什么会如此靠近他的手而且掉在毛毯顶上，好像是从手指间滑下似的；为什么手掌上会有如此多的血渍，就像别人用手抓起它放在喉咙流血的地方；如果贝尔用手挥刀，那么就应用手掌紧紧抓着，而不应有那么多血。

戴立克回头对正望着他看的米瑞安警官说：

“你去把这噩耗通知他的家属。带个警员去，消息传出去后一定会有人去打扰的。”

“是，探长。”

五

戴立克戴上橡皮手套，继续在室内察看。在门的对面窗户下有张古老的橡木桌，桌上有个朴素的橡木十字架，一个普通的吸墨筒，还有架老式电话机，话筒已被拿下放在电话机旁。

麦克斯说：

“可能是他拿下的。当一个人准备自杀时，谁会希望电话响起来？”